



董满永（右）在江口街道广济桥上为何召定老人拍照。

记者 王鹏 摄



董满永为老人们拍的照片：

- ①：外村村民李林英。
- ②：2009年，90多岁的绍昌婶。
- ③：当年的“打虎英雄”毛恭金。
- ④：抗战老兵王岳宝。
- ⑤：代课老师的董世瑶。
- ⑥：大堰董李石井村一对老夫妻。
- ⑦：莼湖吴家埠村降诸庙的老人。
- ⑧：2013年，大堰中心小学90岁的老校长王钦钱先生夫妇。

奉化业余摄影师董满永感叹——

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”

那山，那村，那桥，那人

董满永这几年拍了很多老人，也拍下了时代变迁的印迹，见证过一个一个村庄的消失。

在距离溪口镇8公里多的山上，有一个名叫外村的小村庄。2010年，董满永给村里76岁的李林英老人拍过照。老太太当时还留他在家里吃饭。“你要是喜欢，多来玩玩，我们这个村庄马上就不在了。”老太太的话语间带着感伤。

董满永了解到，这个山村已经有三四百年历史了，当时正在整体迁移中。李林英老人说，他的3个儿子都在溪口镇分到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，孩子们很高兴，她也高兴，但还是很舍不得。“这房子是我结婚的第二年，也就是21岁的时候造的，住了50多年呢。”

在奉化山区，消失的村庄不止这一个。去年年底，董满永开车经过尚田镇东山湾、后石勘一带，这也是一个已经整村拆迁安置下山的村庄，一片断壁残垣间，一个老汉带着一条狗孤零零地坐着。他停车给老汉打了个招呼，抛给他一枝烟：“嘿，我给你拍个照吧。”

老汉抽着烟，任他拍。过了一会儿自己开口了：“我以前就住这里，这是我的房子，现在全没了。”

碎砖破瓦间，散落着旧碗柜、破椅子和老风箱，还有他早早为自己准备的木棺材，都是上个世纪的物件。“在这儿住了一辈子，现在被连根拔起了，在新房子里住着，像失了魂一样。”

董满永对山村的整村拆迁是举双手赞成的，毕竟，这是为了村民更好地生活。但有的时候，他会想，创造新生活，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东西连根拔起？

还好，有一些旧的东西还是被保护下来了。董满永经过江口街道广济桥的时候，给一位老人拍过照。这是浙江现存最早的木石结构廊桥，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位老人说，他已经守桥很多年了。当时刚好有事，

董满永匆匆按了快门就走了。后来，董满永先后去过两次，都没看到守桥的老人。问了很多，一次人家都说不知道，还有一次有人把他领到老人家里，结果却是大门紧锁。

“目前没送到的，也就这一张了。”董满永说。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董满永决定再去找一次。

3月18日中午12点多，董满永揣着照片出发了。广济桥位于江口街道上街村，中午村里少有人走动，只有一家小店开着，守店的老板娘正在打瞌睡。

接过董满永递过去的照片，老板娘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“这不是我家公爹吗？”

得知照片的来由，老板娘掏出了手机，“公爹在地里干活，我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。”

几分钟后，一位头戴草帽的老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。来人正是照片上的老人何召定。真不敢相信，86岁的老人行动还如此利落。

接过自己的照片，老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不断道谢。

何召定说，他们祖辈都居住在广济桥边，父亲就是守桥人。父亲去世后，他接过了这个任务。广济桥是石木结构，不能通行包括摩托车等在内的所有机动车，更不能在桥上烧火，这都要有人管着。

老人守桥，基本上是义务的，每年只有几百元钱的补贴，用于购买扫帚、更换电灯等。尽管如此，老人从没计较过，他说跟这座桥有感情了，即使没有一分钱，他也会管。

何召定老人生育了6个儿子，虽然早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，但他闲不住。如今，保护古桥已经有了共识，不需要时时守着，他一个人养了20多只鹅，5头牛，还有一些鸭子。

这一次，董满永又给老人拍了许多照片。他说，老人和古桥，以及桥下缓缓的流水相得益彰，像一幅隽永的画。

3 4

后悔没给母亲多拍点照片

每一次送照片，总有老人要付钱给董满永。

“不用不用，印一张照片才8毛，要啥钱呢。”董满永总是推辞。

有些人热情，会邀董满永到家里吃饭，或者追出来往车里塞一捆笋。老人们说，这么大老远地开过来，汽油钱很贵的。也有人问董满永：“你这是图什么呀，又花钱又花时间？”

董满永总是笑着说：“我退了，政府每个月给我发工资，我没事就琢磨着怎么花钱开心。”

真的只是为自己开心吗？董满永想了想，对记者说，其实也不全是。

2009年返乡，除了给绍昌婶拍照外，还有一件事让他挺触动。

那一次，董满永想把母亲住过的老房子重新收拾一下。在母亲的抽屉里，他看到了一堆照片，有他们兄妹三人，也有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。其中一张小小的，发黄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照片上，他的母亲30岁出头，抱着他，旁边站着他的哥哥。照片上的他看起来还不到1岁，坐在妈妈怀里，一脸天真地啃着拳头。

那时，董满永的妈妈和哥哥都已经去世了，再次看到这张照片，董满永百感交集。他说，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，后来的数十年里，他和母亲再也没有以亲密的姿势合过影。

照片上没有拍摄日期，根据年龄推断，应该摄于1954年，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年。那会儿村里还没通公路，一个农村妇女不可能带着两个孩子去外面拍照。“从背景看，应该是村里的祠堂。我猜想，应该是外面的摄影师到村里来时，顺带帮我们拍的。当年的一个举手之劳，现在变成了我最珍贵的资料。”董满永推断。

他把照片放大挂起来：“我当时就

想，人真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，多拍点照片，多留点记忆。”

董满永觉得，母亲一生留下的照片太少了。以前是没有条件，等三个孩子都长大成家了，最多也就是在一家人有事聚在一起的时候拍个合照。后来生活都好了，相机逐渐普遍，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了。晚年的母亲一个人在山村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像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连儿女都不认识，还常常走失。

母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9年，那一天她精神尚好，坐在村小店门口晒太阳。董满永刚好买了台傻瓜相机，一时兴起：“妈，坐好，给你拍张照。”

老太太其实已经糊涂了，但是照片上的她，看起来那么端庄和安详。当时只是寻常。如果当时多拍一点，那多好。

董满永说，他想给那些老人多拍点照片，也许以后他们的儿女会少一点遗憾。

这些年，董满永也碰到了不少老人，他们喜欢谈论自己在奉化工作的儿女。一说起名字，董满永都认识，毕竟城市就这么大，圈子也有限。这些孩子生活都不错，只是很少有时间回去陪父母，也很少想到给老人拍个照。

有一次，董满永给一位身患癌症刚做完手术的老人拍了张照片。老人看起来气色不错，声音也洪亮，看到照片乐坏了：“哈，哪像动过手术的人呀！”谁知两个月后，老人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打电话给董满永，几近哽咽：“谢谢你，给我爸爸拍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。”

说起这些，董满永也有些唏嘘：“如果有空，还是给老人多拍点照片吧，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。”